

夢

厂

雜

著

遊踪選勝

目錄

巖裏記

七星巖記

劉仙巖記

白龍洞

浯溪山記

平山堂記

夢廬雜著卷五

目錄

岳陽樓記

滕王閣

萬柳堂記

靈隱寺

柯山石佛記

夢遊天台記

夢厂雜著

遊踪選勝

山陰 俞蛟 青源

昔許椽好遊而體便登涉時人謂許非徒  
有勝情且有濟勝之具余二者兼有特未  
行數萬里路睹天下奇山水耳然一邱一  
壑會心不遠固不必泛滄瀛登喬嶽窮奇  
歷險爲愉快也昔人以州有九未歷其一  
爲恨事未免見哂達人

巖裏記

吾鄉出五雲門由臯埠陸行二十里地名巖裏  
凡生長山陰者未之或知焉其山之深林之密  
顧名思義可想見矣戊子秋許子蘭谷言子孝  
思及余皆竹杖芒鞋而往山雖層疊高不過三  
四仞惟石徑千紆萬折雜樹藤蘿扶蘇潏鬱白  
雲若飛絮縈繞間以烟嵐輕籠淡抹野鳥啁啾  
似訝客之何來者許子曰此中風景不異桃源

居人數十家高陽平之避明季亂徙居於此復  
行數里有嶺橫於前水聲潺潺攀附而上至其  
顛則萬壑濤聲起足下聒耳嘈雜二人問答語  
不可聞望之崇山環抱非復人間是嶺殆巖裏  
之鎖鑰歟譬諸長江大河必有隘處束其源然  
後一瀉而暢其澎湃汪洋之勢行文者必紆徐  
往復逐層頓跌而後縱筆出其詭麗宏傑之辭  
余於是嶺而歎造物之於山川邱壑位置得宜

如此也許子與余俱足力不勝小憇嶺頭言子  
時年六十獨扶筇先進余曰矍鑠哉是翁乎少  
頃有大聲疾呼巖谷皆震則言子拄杖相招也  
至則男女老幼出而聚觀衣冠樸野許子族人  
握手勞問殺鷄作黍次日越陌度阡低徊瞻眺  
屋皆茅茨以卵石疊墻踈窓面嶺草閣梯雲溪  
流瀲灩繞渠穿隴清鑑毛髮沃野可畊卽以諸  
壑爲灌一老人爲余曰余居此凡四世路不拾

遺夜不閉戶野田千頃從無旱潦之患敝鄉可  
舉以誇美者惟此而已時惟九月黍已青黃相  
間且多雙穗放翁詩曰路不拾遺知政肅野多  
滯穗是時和夫政肅時和不過一時之盛未有  
經百數十年如一日者嗟乎此真桃源矣信宿  
而出余也銳志林泉每讀陶靖節桃花源記竊  
謂天壤間安得此避暑之地以遂考槃衡泌之  
樂而不謂桃源近在吾鄉數十里內也顧勝地



當荆塵網莫解恐不能相從巖裏老人優游歲月也因記之以示孝思蘭谷均曰可

# 七星巖

桂林八景皆奇偉瑰恠幽邃滂鬱而七星巖爲最巖石上舊鐫北斗文近已漫滅而名尙存時惟十月王子舜一爲前度劉郎因歷道巖中之勝相與挈伴携杖頭往山高數十仞嵯峨險削榛莽交錯攀附而上山半有真武廟其巖洞在神座後窺之陰黑聞中有蛇虺惟冬令可入道士燃篋炬且籠燭函火煤爲前導壁間題咏頗

多幾無措筆處皆記遊之作漸入而陰森之氣逼人毛髮題咏亦漸少矣蓋世人問幽選勝者多而遇奇僻險恠之域往往裹足不前半途而返山靈竊笑所不顧也中多鍾乳點滴如簷溜柳子厚謂楚粵多鍾乳餌之最良者土人謂之石漿經千百年凝結而成巨石有直立者如人獬惡者如鬼魅蹲伏而張爪牙者如猛獸蟠旋環繞揚鱗鼓鬣鱗甲閃爍者如蛟龍千態萬狀

不可摹擬真奇觀也復行二里餘有石欄圍繞  
憑欄俯瞰窈然而深投以石半晌始聞水聲澶  
然道士曰此癩子潭也其源通彭蠡深不可測  
有龍伏其下余爲之毛髮森豎促道士引出約  
百餘武如曙光初逗旭日將昇名曰東方亮則  
出巖矣同遊者王子舜一徐子竹樓朱子溯塘  
暨余而四溯塘曰是游烏可無詩歸而釀飲酒  
酣余作長歌并爲文以記

卷之三

棲霞寺前山勢惡半扼灘江半枕郭稜稜骨

立草木踈綿亘地軸挺霜鏐徒多怪狀無奇

觀粵中終鮮真邱壑不有携筇著屐來致使

山靈亦寂寞阿誰此地經前遊峰圍澗繞恣

探搜洞門隱隱羅魁杓

洞門有七星石因以名巖

每逢雷

雨蟠螭蚪是中有景三十六揮毫欲寫繁名

目巨斧曾煩開鑿勞崆嶺嵌窟英靈毓惟余

耽奇愛最真攝衣踵步寧逡巡火煉函緊紗

籠燭數枝篴炬燃如薪偃僂側肩還俯首忽  
高忽下殊艱辛冷氣陰森浹衣袂自從開關  
無陽春摸索更進數十武路漸寬濶開廊廡  
截薛怪石勢欲傾仰視屏息不敢語或如凌  
霄奮翮搏鵬鵬或如爪牙猙獰伏猛虎炯炯  
流金星闐闐震天鼓隊仗布森嚴日月互吞  
吐皆巖中景足力幾殫目亦眩顧盼殊難屈指數  
結羣迤邐復前行摩崖陡壁圍重城谿衍阻

絕疑無路欲進不得心魂驚無何循壁轉向  
左如陷大澤橫長阡潺湲激響深叵測投之  
以石聲噌吰濕霧陰凝氣昏黑炬光慘淡人  
無色溫嶠牛渚夜燃犀魑魅憑虛幻欲出深  
林月黑聞腥風攫人猛獸伺斲削人生意氣  
當英雄探幽索怪開鴻蒙窮年兀兀困井底  
安知造化多奇工向平靈運稱高蹈當時遊  
屐烏能到振衣長嘯出東方

巖盡處各樹杪  
東方亮

斜陽落海嶠



劉仙巖

出文昌門三里有劉仙巖己丑立秋後五日友人馮石庵邀飲於巖之冷然閣仙元時人名仲遠以屠豕爲業家於巖下上有小庵仙每旦聞鐘聲則起磨刀霍霍屠豕趨墟有年矣忽一夕僧夢緇衣老婦跪而泣曰我母子八口之命懸上人手僧駭而問故曰勿擊曉鐘卽生全之德也僧起憶夢中語因暫緩鯨魚之撞以覘其異

日向晨聞巖下大聲疾呼而至者劉仙也問今  
早何爲晨鐘失撞汝貪高卧爲歡致余廢趨墟  
之業僧以夢告仙斥其妄歸家則母甄生七子  
矣仙恍然有悟擲屠刀於溪向僧謝罪卽隱於  
庵旁巖穴中煉神伏氣久之爲人決災祥休咎  
多中京師長春館道士邱處機聞其名致札邀  
其入都歲餘而還後不知所往村人疑其羽化  
改庵爲道院肖像祀之巖中高曠如厦屋其右

有小巖卽劉仙當日坐卧處也山故多虎而巖  
無門垣僅蔽風雨虎狼之患終不及者殆學道  
極於元解者乎閣在巖之左拾級而上憑窓一  
眺桂林四境歷歷在目詢石庵以冷然名閣之  
意曰斯閣高出雲表登眺果宜而尤宜觀雨雨  
將至暝雲四合冷風颯然爲之先驅颺絲滿空  
斜飛亂舞谷響林偃有溟濛混沌之態至靜夜  
枕畔竹樹交戛與簷滴相應和彷彿琴筑之音

此冷然之所以名也。山多垂崖，凡前人題咏，皆  
泐諸石。每歲郡人於九日作登高之會，餽濃酒，  
覆鉦鼓，鏜吹，是日與飲者凡九人，題詩於壁者  
徐子竹樓、朱子溯塘、王子舜一及主人石庵。

## 白龍洞

去劉仙巖里餘爲白龍洞崆嶺嵌窟若巨室旁  
有小穴僅容一人無敢入者相傳昔有乞丐畜  
白蛇最馴日蟠曲筐中呼爲白龍後漸大筐不  
能容因縱於此越數年蛇長數丈圍二尺餘食  
邨中雞犬且逐人居民皆遷徙避之丐一日偶  
經於此蛇倏至圍繞數匝丐大怖然察其意不  
惡因問曰汝非白龍乎蛇點首丐曰數年不見

修偉若此汝若有知當思自全之道何事造孽  
負余參養倘天怒人怨無論雷霆之擊世豈無  
董奉吳猛其人者操強弓毒矢以從事汝能無  
悔乎蛇遂解圍宛延旋繞有依戀之意視丐去  
遠逡巡入穴後遂不復見其地四週皆叢塚土  
人於清明前後咸往掃墓挈榼携尊士女雲集  
余亦偕友人聯騎而往適大雨如注避巖下日  
暮方歸

浯溪山記

辛卯十月旣望余偕靈川宰楊念山北上道出  
祁陽之浯溪山遙見林麓亭臺掩映詢舟子則  
曰陳氏別業也蓋陳氏爲祁陽望族或因茲山  
之勝構此以備游觀者於是艤舟厓際循石級  
拾而登山不甚高惟怪石嵯峨若蕭蕭欲墜不  
堪仰視平林陰翳綴以楓葉不啻三春紅雨也  
時旭日初起曉風明滅露氣泠泠通襟袂小憩

石亭亭之左有古祠額曰雙忠肖二像義冠博  
帶儼然古大臣風烈惜無碑碣姓氏及何代並  
無從攷念山嗜古探索不得殊怏怏頃之清磬  
一聲從林莽間出跡之爲古中宮寺寺前環小  
溪水潄潄然白雲滿山蒼苔沒徑殿宇止一楹  
而蕭疎幽潔絕異人間世也無何寺僧以清茗  
供客且語曰公等亦知此地有雙忠遺跡乎引  
而前行里許雷厓如削壁立千仞似經巨靈斧



劈者其間石刻爲唐代顏元兩公遺蹟蓋是時  
漁陽垂絕明皇復兩京肅宗卽位於靈武朝野  
欣然有中興之望微之遂作中興頌以抒其忠  
君愛國之忱而真卿適任荆南節度緣泐書於  
此二公一撰一書固屬氣求聲應而文辭之高  
邁與筆法之遒勁又可稱合璧云後人之建此  
祠也豈偶然哉然則祠因碑而建也祠前之亭  
臺聊以綴前人陳跡也而陳氏別業之說爲舟

子訛傳也嗟乎士生千百世後凡古聖賢及忠義士不獲親炙風範僅於史乘中想見其梗概間有碑銘遺蹟亦爲好古之士椎拓漫漶或經歷朝兵燹之餘銷毀殆盡求其如是碑之完整不朽者蓋亦鮮矣余何幸而猶及見之也然是遊也初不知碑也并不知祠也因叩野衲之禪關獲睹昔賢之遺蹟念山曰是不可無記余卽於舟次援筆爲之漏下三刻月映篷窗矣

# 平山堂記

維揚之有平山堂猶武林之有西湖也薄海內外咸慕其勝有相距道遠不獲一至爲恨者西湖去吾鄉百餘里六橋三竺山色湖光領畧殆遍獨於平山則南北往來經維揚者再不獲艤舟而一覽焉丙午秋余有事維揚主鹽政董蘭坡六閱月時携小童出天寧門一望花木扶蘇亭臺掩映兩岸疊石爲山有峯有巒有岡有嶺

卷之三  
翠華巡幸駐蹕於此有井深不可測蓋亭覆之額  
峯岼嶙峋千態萬狀而其間之崇樓邃閣曲沼  
橫塘竹迳莎堤花香鳥語足以供士女之嬉遊  
憑眺者歷四時而皆宜余每入其中於神怡心  
曠之餘而歎人巧奪天工至此極耶平山高數  
仞其上平曠廣里餘有廳事數楹歐陽公讀書  
處也右禪智寺爲

今上行宮

翠華巡幸駐蹕於此有井深不可測蓋亭覆之額

曰天下第五泉味清冽每往僧必汲水瀹茗以  
獻余雖無盧仝之癖頗亦領其滋趣其左宛延  
屈曲聳如龍脊則蜀岡也植梅花千樹開時瑩  
白如雪暗香襲衣袂彷彿行孤山庾嶺間余爲  
之低徊而不忍去也昔人謂人生只合揚州死  
又曰天下三分明月二分獨照揚州夫當日之  
所謂平山堂者山則培塿堂不過數椽書屋而  
已烏有亭臺花木掩映扶蘇極雕繪疏鑿至十

里之修廣令舞裙歌扇倚畫舫以呈妍烏帽青  
衫醉芳樽而拄笏使昔人生當斯世其留連咏  
歎不知又當何如也余滯跡京華日鹿鹿於車  
塵馬迹欲鼓維揚之棹再續斯遊勢有未能慮  
滄桑多更勝蹟易湮也故援筆記之

## 岳陽樓

岳陽樓者岳州府城樓也元峙大江之潯凡往來客舟必經於此余幼時讀杜工部登岳陽樓詩首聯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想見憑高遠眺曠濶無涯之狀爲之神往辛卯秋余偕武功楊念山北上遠見層樓高聳於雉堞之表遂艤舟其下聯袂而登畫檻紆迴櫺櫺丹碧是日適烟雨迷離憑欄四顧凡漁帆之出沒浦樹之蕭

跡俱在有無想像間而遠山之縹緲更若隱若  
現一幅米襄陽圖畫也歲甲寅晤岳陽李仰峯  
於嶺表爲語是樓之勝并憶昔遊不禁慨然暇  
日仰峯索畫因卽寫岳陽樓圖歸之并繫以詩  
岳陽城上岳陽樓俯瞰長江估客舟記得昔年  
經此處一帆烟雨放中流



## 滕王閣

滕王閣余凡三過其下塵鞅羈身悴於征役未  
遑登眺也癸亥三月捧檄赴嶺南阻風不得進  
同舟者盡估客不解覽勝之趣因攝衣而登聊  
償夙願且欲覈王子安之賦而弔帝子焉閣三  
楹南向西山峙於左南浦泛其前賦中所謂畫  
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也碧構丹榭  
平欄曲檻四顧蒼茫雲山千里可以憑弔賦詩

可以遊觀會飲此所以當日間都督於陽九佳  
辰聚如雲勝友於斯也然而繞閣無山泉之深  
沉魚鳥之游泳蔬果花藥之芬鬱而遇春夏淫  
雨泛漲閣下一派濁流滔滔滾滾舳舻艤帆  
檣如織吩呶喧號晝夜不斷有風波之虞無讌  
嬉之樂焉當日者予安尙無捷風引舟不與斯  
會則間公媚文必不佳而斯閣幾經兵燹之後  
頽廢久矣安得後人時爲修葺且踵事增華俾

千百年兀然永峙於江渚哉地以人傳人以文  
顯閣存而滕王亦籍以不朽文章之爲用誠非  
淺鮮矣

# 萬柳堂

京師廣渠門內多隙地其間有屋數椽四周繚以短垣聚土爲山稍溝爲池所植無雜樹春夏時青葱交映陰森蔽日者皆柳也因名之曰萬柳堂本元時廉公野雲讌遊之所本朝文華殿大學士益都馮公取而整葺之爲別業每當休沐之暇輒與翰苑諸名士賦詩飲酒以含咏太平之盛今相距已百有餘年而公之後人無

宦達於京國莫有起而整之葺之者榛莽接徑  
瓦礫塞渠惟依依之楊柳猶搖曳於頽垣斷礎  
間令人不禁撫今追昔而憶張緒當年也戊戌  
之春偕章子次山鄭子少白載酒而往各賦詩  
紀遊酒酣余忽憶心腴蔣太史爲余題深柳讀  
書堂小照有他年烏帽簪紅杏去宴京華萬柳  
堂之句余時年方壯頗知勉力自奮後以飢驅  
奔走四方蹉跎失學慨壯志之頽唐負高賢之

期許記是游而有觸於懷故并及之

乾隆壬申上巳李薦青招諸名士修禊

柳堂 寧郡王聞之携琴酒而往爲助雅游

主以下二十二人鄉人樂君滙川與焉因繪

圖以紀其盛一時嫻於篇什者爭相題咏余

友宗子芥颺亦題七律四章 王以天潢之

貴下與諸名士游咏畧分忘形高風真足千

古而芥颺詩之醇雅流麗冠於諸作因并附

楚尸雜著卷五

記相國遺莊萬綠稠暮春天氣禊重修盛開

詩社飛英會難得賢王降節遊古道論交無  
貴介帝城此地足林邱攀花藉草君何幸大  
雅堂中占一籌 蘭亭觴詠西園集冠蓋千  
秋儼比肩襖帖重摹王內史畫圖還倩李龍  
眠地餘泉石居然雅事入風騷便足傳三十  
年來鴻爪在垂垂老柳尙含烟 平泉草木  
感滄桑選勝園爲選佛場行帳徵譌來白社

晨鐘催夢破黃梁幾曾逝水留雲住猶記殘  
花撲酒香二十二人無恙否一回檢點一蒼  
涼惠風不減永和時轉惜堂堂歲月馳名  
士散場君老去春光如水我來遲卷中姓氏  
曾相識局外烟雲頗耐思小步城陰尋舊蹟  
雛鷺啼上最高枝



靈隱寺

戊子陽月卽浣友人嚴五巨川邀余渡錢塘僦  
居西子湖頭凡湖山勝處游歷殆遍一日擬登  
北高峯小憩靈隱之冷泉亭有客乘肩輿狐裘  
貂帽隨兩狡童停輿入寺俄頃而出亦徘徊亭  
畔察其語音似晉忽謂嚴子曰天下名勝可供  
游觀者當首推西湖子越人也曾當領畧其趣  
也嚴子曰子之首推西湖爲名勝意何居客曰

崇樓飛榭盡棟連雲旋室迴房珠簾蔽月真不  
啻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也而莫不彩櫺丹構刻  
桷鏤楹引水爲池波紋滌漾疊山以石磴道嵯  
峨極人間之結構聚天上之仙靈至若酒鑪茶  
社任釀飲以抒懷蕭寺琳宮洵焚修之樂土又  
若肩輿堤上放棹湖濱靜女如雲妖姬聯袂脂  
香如麝鬟影籠蟬盡塵世之繁華助湖山之景  
色此余之所以不能忘懷於西湖者也嚴子曰

是固西湖之趣是亦微子莫能領畧也客逡巡而退嚴子爲余曰夫西湖之所以名天下者山色湖光耳至軒楹臺榭雖不可少而加以廣墀複宇飾以金碧朱鉛於是儕父村姬亦溷入其中提筐挈榼歡呼狂叫不大爲湖山減色乎東坡居士曰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淡粧者湖山真面目濃抹者金碧輝煌也西子固無藉乎濃抹而尤不宜於濃抹鮑昭之賦麗

人則曰蕙心蘭質玉貌絳唇陳思王之賦洛神  
亦首贊其雲鬢修蛾丹唇皓齒又曰芳澤無加  
鉛華弗御李義山咏虢國夫人曰却嫌脂粉污  
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則可以知美人之不宜  
濃抹也明矣以西湖比西子果爲允當而曰濃  
抹亦宜則坡老未之深思也今世人之遊西湖  
者祇以軒檻臺榭爲美而不問山色湖光是西  
子濃抹勝於淡粧矣余曰善夫子之論也西湖

有知當以子爲千古賞音茲巨川謝世偶憶是  
遊并記其言

# 柯山

山陰柯山有石佛寺已丑春偕巖乎巨川出郭  
由鑑湖泛舟東南行三十里山高不過數十丈  
廣不過數里而巉巖嶮嶮雜木之滃鬱無飛  
瀑之潺湲復無亭臺可憩息燕飲故探幽攬勝  
之士遊踪鮮及焉山下居民多石工架木梯絙  
日循斧鑿礮礮砢之聲恒震巖谷採取旣久  
山石遂多奇詭瑰幻之狀或懸而欲墜或削而

若擎戴仰而突俯而竅或高曠如厦屋或孤聳  
若浮圖而懸厓之下則皆深潭水色澄碧土人  
嘗以數十丈麻綆繫石沉之以探深淺綆盡而  
石猶懸蓋石質愈窪愈美採者恒戽竭其水而  
下至千尋水不可汲而止此潭之所以多也溪  
廻谷轉榱桷聳出崖際者爲石佛寺佛就巖石  
鑿成覆以殿止有前楹佛肩背卽枕懸厓趺坐  
高約三丈有奇左手舒掌膝上可供兩人卧而

有餘此殆聖教序所云四八之相漢明帝所夢  
之丈六金人乎考郡志晉永和時居民鑿石成  
佛至唐始創寺覆之明萬歷間副使黃猷吉重  
建更名普照計當日開鑿之工範金之費殊非  
易易然而無方丈軒檻及廊房庖湑卽枅櫨桷  
廟亦無金碧之輝煌惟一二老衲梵誦其間惟  
時風鐸冷然夕陽欲下巨川與舟子咸促歸棹  
遂廢然而返



# 夢遊天台記

余居恒讀孫興公天台賦而深景行仰止之思焉竊謂天台離紹郡僅數百里而遙不在天上又非若崑崙之在絕塞與夫圓嶠方壺之必憑雲馭風而後可登陟也會當招勝侶治裝裹糧芒鞋竹杖捫藤蘿攀絕磴作汗漫遊肯令司馬子長向平輩誇遊踪於千古乎顧饑驅奔走三十餘年無停軌遂使泉石烟霞之志潛消磨於

車塵馬足之餘歲庚子遇呂子鳴謙於京邸賦  
詩酌酒時相過從鳴謙家新昌之斑竹距天台  
百數十里一日酒酣留宿寓齋爲余述天台山  
勢之峻極峯巒之奇拔松檜之叢鬱溪澗之紆  
廻飛瀑之激湍及琳宮梵宇邃閣幽軒可以憑  
弔可以讌遊歷歷如繪其衆峯平列乍低乍昂  
如覆盂几案者牛姑嶺也巨杉千餘株皆二十  
圍木杪隱見梵刹者萬年寺也巨石左右兀立

蘭蕙叢生芳流襟袂者香谷巖也磐石大如屋  
瀑水蜿蜒其上光潤膩滑旁有井深不可測者  
觀龍潭也小山環繞由窄徑屈曲行度石橋遙  
望一峯插天際者華頂峯也其間亂峯拔起如  
筍作紅霞色瀑布千丈直飛而下者卽興公賦  
中所謂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也  
由此折而東有石梁修二丈有奇寬不盈二尺  
梁盡處有洞極明厥者相傳劉阮採藥遇仙處

也他如靈巖龍湫慧墅桃源暨望月峽桐栢宮  
惆悵溪諸勝不可枚舉矣言者不煩聽者忘倦  
余不禁爲之馳神運思恍若置身於台嶽也須  
臾就睡見一羽客舉簾而入曰余天台山道士  
也知君慕天台之遊非一日矣茲風日晴和盍  
擔簦杖策以畢斯願舍余其莫爲導者於是欣  
然隨往薄暝灑影涼飈襲裾黛色叅天松濤聒  
耳而幽邃窈窕峭崿崢嶸之狀俱在有無杳冥

間道士曰此處由龍湫登雁山不遠君亦有意  
乎余曰唯唯正欲取道爲呂子讜語而覺急披  
衣起以語鳴謙曰子殆班孟堅所謂魂與神交  
精誠發於夢寐者乎昔興公見天台圖畫而作  
賦固未嘗親歷其境也而子則得諸傳聞遊於  
夢寐均恍惚不可爲象然而泉石膏盲烟霞錮  
疾足下有焉盍記之以爲他日歸遊之券余因  
援筆而爲之記

夢厂雜著卷五終

夢厂雜著

臨清寇畧

山陰 俞蛟 青源

臨清爲山左水陸之衝距京師八百里而  
近商賈輻輳市廛林列乃嘯聚陽穀壽張  
堂邑三縣之亡命蟻屯蜂集雖三旬撲滅  
而千戈烽火村市爲墟狂寇跳梁用紀顛  
末顧軍需旁午執簡擽觚終虞舛漏且敘  
無倫次不賢識小聊存其畧云爾

甲午之秋余客臨清吏目范龍山與有葭莩誼  
投轄下鍵館於衙齋時逆匪王倫以清水邪教  
煽聚亡命至數千人陰布其黨於東昌兗州二  
郡八月二十八日子夜陷壽張縣令沈齊義朝  
服坐堂隍罵賊賊支解之臨清之南鄉張四姑  
莊亦同時被賊殺掠一空莊去州僅二十五里  
間閭洶洶協鎮葉信江右人髦且病部下兵不  
滿三百州牧王溥入京未返攝篆者別駕秦震



釣束手無策龍山謂余曰寇至奈何余曰昇平  
盛世此等么麼直飛蛾投火滅亡可立待何慮  
爲雖然不可無備宜先諭四鄉運積聚入城無  
爲賊掠西南二門外民舍與城毗連者毀之虞  
賊人藉足且縱火也派城內居民列名造冊上  
城分守垛口其四門敵樓則以兵守之令紳士  
分任段落爲兵民造飯供應毋缺禦賊器物自  
弓矢火藥鉛丸外更多備灰石葢遠憑鎗炮近

宜矢石仰面攀登者揚灰可眯其目此其大畧也至隨機應變不可枚舉矣龍山曰賊之來與否未可知先運積聚毀民舍余以吏目微員敢張皇滋事乎後賊專攻西南藉民舍爲障蔽致城上鎗炮不能擊四鄉積聚恣其淫掠所備灰石復不多拆女牆用之龍山初未嘗不笑余爲書生談兵也

先是五月間四鄉忽起訛言清水教主招聚訓

練擇八月二十八日起事矣或問起事云何曰  
殺官劫庫藏察之每村果有賊目數人教習鎗  
棒聲言飲水一甌可四十九日不食因名其教  
爲清水云時猶未知渠魁爲王倫也倫陽穀人  
貌魁岸性狡譎多力有拳勇嘗爲縣役因事責  
斥無以爲生遂抄撮方書爲人治癰瘍頗驗擇  
受病男婦之精悍者不受值均感其惠願爲義  
兒義女以報德又詭稱遇異人授符錄能召鬼

神諸邪法以惑愚民積十餘年而奸黨遍諸各  
邑壽張與陽穀連界沈明府齊義於八月始廉  
知其事方擬移文陽穀協擒而胥役皆賊黨有  
僞授元師將軍之目者遂作先發制人之舉於  
二十八日召優在衙前演戲椎牛醪飲至更餘  
聚賊數千人呼嘯而入沈明府出諭禍福而僞  
帥李旺轉率羣賊脅降李旺者皂役也沈知事  
不可爲遂朝服升堂罵賊李旺抽刀而前曰小

朝廷亦安賴哉

人今日犯上矣遂遇害夫縣令職司民社貴能  
勞來撫字而尤貴摘奸發伏乃奸民搆亂於下  
不能察甚至胥役舞弄肘腋間亦夢夢而無覺  
及風聞已確復不能急爲消弭撲滅方且鄰邑  
行文機事不密身殉而民社隨之邑宰如此  
兖州鎮惟一滿洲人素以勇畧自誇聞變率所  
部三百人疾馳而至軍法以烏鎗利於殺賊爲

前鋒而烏鎗每桿必以長刀或長矛一人護之  
蓋烏鎗一發之後加藥丸引火綆須片刻俄延  
則全賴護之者從旁抵禦而鎗火復發方保無  
虞充鎮藐視賊爲烏合倉猝而往又衆寡不敵  
遂爲所敗騎兵被創而奔步兵無生還者

九月二日賊陷陽穀陽穀爲賊藪胥役皆黨羽  
故陷之倍易縣丞劉希燾典史方光禮俱被害  
報至人情益皇遽是日城上畫角烏烏城門已

晝閉數日而州衙大門亦閉往來者進出卽闔  
夜二鼓廨內外人聲如沸余數眠數起不能寐  
少選龍山倉皇呼曰此何時猶酣睡耶余詢賊  
氛若何曰頃又報堂邑陷署篆陳枚訓導吳標  
俱殉難餘被害者無從考賊距城二十里矣余  
急起見龍山率役十餘人各持械而出俄頃詣  
南門探之聲息寂然惟聞各衢巷鳴鈺按冊呼  
民兵上城時陰雲慘合涼飈颯颯透襟袂望陴

上無燈火惟城下繫馬二十餘騎而已天曙龍  
山返謂已得確耗賊大隊踞柳林距城四十里  
枝黨踞茶庵有國學生王某以妹進王倫爲僞  
后羣賊慶賀優人方演劇也日向午充鎮惟一  
率部下馬步八百人駐城中遇賊北走人心稍  
定

陳枚者浙人以孝廉截取發山左試用堂邑宰  
湯桂計偕入都因攝其篆而是日湯適返陳已



交印綬脫然事外矣會賊至分守西城城垣頽敗又乏守兵無可捍禦賊因驅馬直入陳軀肥重其僕牽馬至四五人扶掖不能上挾之而趨賊尾至文廟前僕皆散去遂就擒至演武場先是賊帥歸太以貨私鹽爲業數月前被陳擒治荷校當途其黨刼之去陳不知也今欲洩憤杖以百數且割其勢置口中而後齧割之歸太凶逆之罪可擢髮數乎歸太本名國太因與藩司

同名姓當事思避之而山左國音爲歸遂呼爲  
歸太後賊黨擒解入都

皇上親鞫得歸太戕陳狀

上震怒嚴諭大將軍舒公赫德必生致歸太於是就  
被擒諸賊逐名質訊均以不知對及鞫其妻劉  
氏云歸太於九月二十四日戰敗相向泣下探  
懷中雞卵八枚付劉氏曰若等自爲計余不復  
相顧矣提鎗跨白馬解纏頭黑布易以羶帽而

出從此不復見方王倫造逆時四鄉村鎮皆立義堡賊至鳴鼓聚衆作捍禦或預掘土坎遇形跡可疑者卽生埋之事定後撫軍榜歸太狀貌服飾檄東昌司馬龔孫枝遍查俱云有其人及搢而驗之皆非則歸太或漏網脫逃未嬰斧鑕也

初五日傍晚撫軍徐公績檄充鎮并河督姚公立德於五鼓合兵赴柳林剿賊充鎮留步卒二

百人助守而率騎兵六百入往是日軍民胥慶  
謂以撫鎮大員剿烏合之草寇直摧枯拉朽耳  
咸引領盼捷音而余亦與諸同人酌酒循齋爲  
歡孰料捷音未奏而賊反於初六日巳刻臨城  
下矣賊將至人無知者龍山猶奉監司札往開  
河撤渡至西城外雞市市人告曰君毋往賊前  
鋒已渡河宜急返馳回而城門已闔城上武弁  
閉不納一時紳士及兵民皆譁謂吏目雖微亦

朝廷官烏有因公出外棄之以張賊勢者門啟而入賊卽踵至

賊之初至也遇開河河濶數十丈雖有一二舟楫而賊徒頗繁因折居民廬舍浮木板葦蓆於河或曳馬尾迤邐而渡倘以數百人伏河岸乘其半渡賊衆可殲惜當事無遠畧僅知撤渡而計不及此至之日聽國師樊偉之謀僞收人心不殺掠一切食物均易之以價有一賊食人梨

而少與值立斬之而倍以償於是無知細民咸爲賊無所害而稍有知識者亦圖苟安不思遠避三日後賊狀畢露掠財物擄婦女四鄉要路均守之無一人得竄逸者遂逐戶編名以老弱執役少壯者每人給藥一丸令吞之又給黑布一幅裹額上刀一口俾相隨攻殺不從則殺之相傳食其藥卽心迷能殺人余同里人李允恭者爲臨關掾吏被虜給藥僞含於口藏齒頰間

俟賊去吐之得無恙然其母若妻拘賊營半月  
事平獲返其不死於賊不死於官兵者幸也其  
他不受賊脅不爲賊污甘蹈白刃而不顧且有  
闔門殉節者人固有賢不肖之不同烏可同日  
語哉

賊之攻城也皆黑布纏頭衣履墨色望之若鬼  
魅間有服優伶彩服者器械多劫諸營汎或以  
厨刀蕉斧縛桿上跳躍呼號兼挾邪術城上以

劈山礮佛郎機過山鳥齊發擊之鉛子每九重  
二兩其勢摧山倒壁當之者宜無不糜爛乃自  
午至酉賊徒無一中傷益跳躍呼號謂炮不過  
火守城兵民咸皇迫竊竊私語謂此何妖術乃  
爾也賊中有服黃綾馬褂者係王倫之弟僞稱  
四王爺右手執刀左手執小旗坐對南城僅數  
百步口中默念不知何詞衆炮叢集擬之鉛丸  
將及其身一二尺許卽墮地當事諸君俱惴惴



無可措手忽一老弁急呼妓女上城解其褻衣以陰對之而令燃炮羣見鉛丸已墮地忽躍而起中其腹一時兵民歡聲雷動賊爲之奪氣羣知其術可破益令老弱妓女裸而憑城兼以雞犬血糞汁縛帶洒之由是炮無不發發無不中賊碎首糜軀洞胸貫脇屍枕藉城下以千計自此白晝潛踪每至夜分束黍楷堆城下如阜焚之烟焰障天日敵樓幾隳者五次賴將士用命

以水沃救得無恙一夕以大車四乘載火藥駕牛而至城上發礮斃其牛車不得展動投火焚之焰冲霄漢民舍咸燼脫令近城則敵樓必燬而城不可保矣時有武孝廉吳召倫嘗爲賊主謀以牛馬駕車不能避矢礮因去其輪兩旁設木板約寬三四尺名曰飛鵬雙展翅令有力者七八人伏其下背負而行與至城下發火焚敵樓城上急投磚石一時堆車上若阜負者力不

勝而仆縋兵士下城盡殺之

南城外有小樓高數丈係質庫中每夜巡更擊柝之所賊踞之俯瞰城中虛實間施鎗箭當事患之募有能焚之者得十餘人束藹於背縋城而下踰垣越屋至其樓前先從窓外觀之見賊多酣睡獨有兩人坐胡牀而飲盃盤狼藉火發賊皆呼嘯而出有三婦年約三十餘均以黑縑裹額短小精悍結束整齊揮刀縱馬追至城下

城上急發火礮三婦均以左手向城上揮搖自南而西飛馳而去云皆王倫義婦義女也

充鎮惟一自九月五日起柳林後杳不知其所之會城音耗隔絕文檄不通者八日臨清孤城捍賊所恃民心固結兵士用命至十四日得登州兵三百名助守始知初六日柳林三路合剿之師皆不利賊衆所以卽於是日乘勝圍臨清也十五充鎮復收合師徒千餘人拒城下結

寨西南之衝充之叅將烏大經守南門躬詣營  
延之入城共守充鎮曰我爲若等掎角於此城  
可無虞往者壽張之役事起倉卒柳林之敗咎  
有俟歸茲來努力建功一洗前恥區區賊奴烏  
足當我前鋒哉邀之再三終不入時識者竊憂  
之蓋賊雖烏合實皆亡命且合脅從而計已不  
下萬人彼衆我寡形勢懸殊兵法固有以少擊  
衆者充鎮豈其偷歟越三日賊果率二千人劫

戰離北門僅里餘可望而見守城者咸作壁上  
觀吶喊助勢不敢施鎗礮以我兵與賊混鬪恐  
致悞傷也俄而賊衆磨至充鎮力不能支率數  
十騎策馬馳去計敗陣三次欲委爲非戰之罪  
蓋亦難已後舒大將軍至臨清奉

上命正法軍前

自十五後各郡助守兵陸續而至兵民益奮擬  
夜半縋城掩賊不備而協鎮葉信不可謂行師

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祇宜堅守以候王師之  
至倘有不利則人心餒而賊勢張柳林一敗臨  
清被圍非明証乎蓋葉信雖武夫無干城之畧  
因前一夕賊人火攻敵樓幾焚適信退而休息  
聞報急馳一驚而腰爲之折遂不能乘馬每日  
坐籃輿兩卒舁之巡城上尙敢櫻賊鋒而速其  
攻圍乎聞信頗知吟咏兼工擘窠書足徵毛錐  
與長鎗大劍兼擅爲難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

若而人卽古來亦豈多見哉

賊黨窺東昌時東昌城垣殘缺兵不滿五百戰  
守均不足恃賊於日暮見一人赤面修髯身高  
丈餘坐雉堞上火炬籠燈約數萬賊大驚相謂  
曰誰云東昌乏守兵耶山是駭散東昌實山左  
要地故神物效靈爲一方保障

賊之來也多挈其妻孥老幼並載牛羊雞犬且  
有劫其戚族俱來者逞其邪說謂本鄉有黑風



劫遭之者死亡相繼宜出門遠避經七七之期  
庶可免耳後賊之妻孥皆緣坐或發披甲爲奴  
其餘釋歸鄉里然

朝廷雖下寬大之詔而閭閻之明大義者咸拔刀  
砍地曰吾鄉烏容此逆種再遣他日之害盡殺  
之雖孩提無得免者

賊擄婦女數千人置大寺大寺者城西古刹也  
室宇寬廣多隙地色羨者王倫自取之次給賊

目作戰勝之賞迨舒將軍至賊徒敗衄官兵圍  
寺將施大礮轟擊被擄者皆奔竄投閘河水爲  
之不流

樊偉壽張人自幼獷悍無賴好博負多不能償  
爲其徒窘辱匿王倫家久之髡其頂名爲僧而  
無師傳所爲多不法逞其私智妄談天文識緯  
以惑衆嘗語王倫曰予閱人多矣莫有如君者  
卽若輩位至督撫衣錦食肉能生殺人亦徒擁

虛名按其才與貌終出君下予爲君擘畫十年  
當爲君姓上加白字母自棄也又嘗勸王倫糾  
黨千人潛入京師爲變因事遷延不果倫之造  
逆多出其謀後與官兵抗禦恒執紅旗指麾被  
擒囚解入京

上廷

訛猶稱王倫爲新主其冥頑無知與明季艾山  
賊劉永明臨刑稱寡人者均堪捧腹

孟燦兖州人勇鷙克悍嘗因爭博以一掌斃其

徒亡命至楚素與樊偉善聞逆謀潛返王倫倚  
如左右手跬步不離破壽張陽穀堂邑得其力  
爲多

王師壓壘賊勢窮蹙倫與其黨踞汪氏室侍衛英  
繼圖與把總仙鶴翎率死士數百人挺身直入  
大呼王倫安在倫出應鶴翎卽前摔其辮繼圖  
扭其胸蓋欲生致之也羣賊盡力格鬪我兵稍  
却時鶴翎頸上被砍深寸許繼圖亦遍體受傷

楚尸雜著卷木

然兩人猶與王倫卧地上扭結不可解孟燦掣短矛刺繼圖中其喉繼圖遂釋手幸援兵繼入劫兩人出俱受重傷而繼圖尤甚因以羶車護送入都未至而卒王倫亦從此不復見矣後燦擒解入都與樊偉等磔於柴市

顏六唐邑人面黑髯捲指甲如爪故賊中稱虎爪顏六家饒於貲招聚亡命居積私鹽荷筐入市莫敢誰何樊偉招之入黨賊中稱勇健者推

六爲首後爲大礮擊死

李三堂邑人年約三十許身長八尺而兩腳過身之半日荷檐衙前貨菽乳乾爲業予嘗見之不謂卽賊黨且賊之先行也一日夜能行八百里王倫遣其入京偵探見舒將軍率師出得勝門三於次早卽報知王倫作備禦語云長脰者善走果不爽與擒置囚車索酒肉不與且謾罵猶自稱先行官云

楊景恣其里居王倫義兒也多力賊中妄稱萬人敵每跨白騾持白蠟幹鎗與直隸叅將某戰被圍數重自辰至酉不能出爲流矢所中斬於陣

李旺者壽張人亦王倫義子鴛黠善鬪八月二十八夜戕沈君犯上作亂已罪無可逭又相隨破陽穀堂邑圍臨清北門之戰充鎮惟一失機敗走其部下馬兵張某面麻而黑力殺賊數十

人不退賊無可如何旺步行潛出其後以矛刺之墮馬羣賊相慶謂官兵盡如此麻吾輩無噍類矣曾與楊累同被圍旺獨免脫後終被擒解京伏法

烏三娘兗州人年二十許娟媚多姿而有膂力工技擊其夫某能爲角觝戲俗所稱走馬賣械者也嘗與三娘挾技走楚豫間以餬口而三娘技實過其夫嘗患瘍遇王倫治之而愈不受值



且助以貲三娘感其惠願爲義女夫卒遂依於其家王倫破壽張諸邑三娘皆從而更招致其當日同賣械者十餘人王倫皆呼爲女而實與同卧起如妻妾

王師困王倫於汪氏室三娘率諸女巷戰短兵相接諸女次第死三娘獨揮兩刃能捍蔽鋒鏑忽於馬上躍升屋自屋而樓卽汪氏之三層樓也高十餘仞官軍圍三匝矢炮擬之若的三娘揚

袖作舞狀終莫能傷日將夕矣一軍皇駭盡不  
慮其不死慮其遁走而莫可致也有老弁就賊  
屍割其勢置炮上一發而三娘墮地諸軍呼聲  
雷動鋒刃齊下立成肉糜

王王氏王倫嫂也號五聖娘娘年六十餘白髮  
盈頭身高八尺跨馬揮雙刀巷戰被擒當事聞  
婦有妖術以鐵綆貫項下骨擬次日解京一宿  
而斃

臨清被圍幾二旬幸大倉儲粟頗饒然食有餘而薪不足拆屋而炊鎔錫器作鉛丸以擊賊賊亦發大礮攻城鉛丸如雞卵者皆由敵樓飛越而過挽二石弓矢集城上如蝟毛均未嘗傷及一人一騎謂非神祐乎余易儒服隨守土諸君巡城上衣不解帶者旬有八日二十三日黎明南門外呼噪連天炮聲如貫珠鼎鼎不斷報徐撫軍兵至矣縱火焚鼓樓賊衆亂竄城上鄉兵

絕城助戰運河北岸喊聲繼起望之人馬如豆  
往來馳驟塵土障天則直隸制軍師也賊踞蓮  
花巷穴牆施鎗炮日向午報太將軍舒公赫德  
統八旗勁旅至余急趨東門觀之干戈耀日旌  
旆翳雲軍容之盛實生當 盛世所不能常觀  
者大兵四集爰掃欃槍賊惶怖不敢出然猶踞  
市廛作負嵎勢兵不能驟進因四面縱火且攻  
且焚擊斬之外日生擒數百人於是王倫黨羽

俱盡勢不可支且自知罪大惡極法所不宥因縱火自戕人競以不獲寸磔其屍爲恨余謂糜肌骨而灼肺肝殆尤甚於寸磔歟計賊匪造逆至蕩平凡二十六日三邑一州良民遭殘害者不可勝計其間明大義知順逆不爲賊脅潔身自盡或罵賊被害自守土諸公外亦難更僕數於是

皇上綸綍下頒酌

賜蔭恤以慰忠魂而草野之流離失業者倍加軫念開倉廩蠲賦稅給籽種不基年而間閭瘡痍斯平蓋藏如舊復熙熙皞皞矣嗟乎我

朝自承平百數十年以來普天率土仁聲藹洽凡在海外靡不重譯來格間有不靖六師所至何堅不摧乃王倫以山左細民妄逞跳梁之技致厯

膚箠命將行師計日而著戎衣詰朝而殲狂寇殲

風掃秋葉何其神且速耶蛟躬臨壁壘目擊情  
形故敢就所見聞畧紀顛末爲冥頑狂徒妄弄  
潢池者戒

夢尸雜著卷六終